

厂矿、村镇人民公社“疯跑了一年多”（家中父母对我们的评价）。

到1968年，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土默特左旗第三中学开始，而且抓得非常紧。记得学校的老师全部出动，针对符合下乡插队劳动的学生，包干动员，落实到人。老师到学生家不再是家访，不再是补课，而是说服动员他们曾经教过的学生尽快、尽早报名下乡插队落户。当时的口号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我们这支革命文艺宣传队再也没有演出，家住农村的回乡当了农民，有的后来当了民办教师；家住在城镇的，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他们大都结了婚。

### 乌兰牧骑情结之二——农民乌兰牧骑演出队

1968年11月，我作为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插队到毕克齐人民公社北店生产大队安家落户，当了农民。下乡后的第二天，生产队招待我们吃的麻油圪圄（一作碗磊，把煮熟的山药去皮后搓成碎末，拌在莜面中，蒸熟后再用麻油炒一遍），是贫农于大爷掌的勺，记得他到生产队的油坊舀了多半瓢胡麻油炆锅，闻着香。但是现榨的麻油放多了，吃着挺香，吃多了上头。我们每人吃了三四碗，昏昏沉沉睡了十四五个小时。第二天下午，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于

进才和生产队队长任银银得知我们几个知识青年爱好文艺，便把我们叫到生产大队队部，让我们成立一支乌兰牧骑式的农民演出队，组织村里的“青年民兵突击队”和“铁姑娘战斗队”排练文艺节目。于书记说：“村子里开天辟地以来自己没排过戏，只是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请外地的剧团演三场戏。”戏子（农民对剧团演员的俗称）全在社员家吃住，每接待一名演员，生产队记3个工（30分）。有的社员家炕大，一次接待七八个演员，还把自家储存的腌肉、粉条、豆腐大大方方拿出来招待演员，真够实在的。可见农民对于文艺生活的需求与渴望。

我们用20多天时间为生产队赶排了大合唱，压轴戏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场《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其中，李奶奶和铁梅由该村“铁姑娘战斗队”的两名女青年扮演，我扮演李玉和。用的是地方戏二人台《五哥放羊》《转山头》的曲调。李玉和手中的“红灯”不是铁路系统使用的路况灯，是生产队饲养员使用的马灯。大家都抱着非常认真且真挚的情感参与演出，记得有三四位铁姑娘还提前到毕克齐镇理了发，饰铁梅的那位“铁姑娘”还把过大年贴春联用的大红纸弄湿，在嘴唇上蹭了口红，特意换上过大年才穿的新衣裳，比媒人领上她到邻村相亲还认真呢。

排练与演出活动从1969年腊月初九开始，我们6名知青再加上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年小伙子和姑娘共30多人表演的大